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墳 呂巡檢貪賊鬧烏鎮

詩曰：堪嘆英雄值坎坷，平生意氣盡消磨。魂離故苑歸應少，恨滿長江淚轉多！

且說瓜州城裡，那獄中這些牢頭禁子酒醒來，不見了歐陽從善，慌慌的到各處查看，眾犯俱在，單單不見了岳雷。又看到監門首，但見監門大開。這一嚇真個是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忙去州裡報知。知州聞報是越了獄，即刻昇堂，急急點起弓兵民壯，先在城內各處搜尋，那裡有一點影響，空閑了半夜，天色將明，開了城門，趕到江口，一望絕無蹤跡。無可奈何，祇得回衙，將眾禁子各打了四□。一面差人四處追捉，不表。

且說眾小弟兄渡過了長江，到京日上岸，把船棄了，僱了牲口，望武林一路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北新關外，見一招牌上寫著「王老店安寓客商」。眾弟兄正在觀望，早有人出店來招接道：「眾位相公要歇，小店盡有潔淨房子。」眾弟兄一齊走進店內。小二早把行李接了，搬到後邊三間屋內安放。眾人舉眼看時，兩邊兩間臥房，安排著三四張床鋪，中間卻是一個客座。影壁上貼著一幅朱砂紅紙對，聯上寫著：人生未許全無事，世態何須定認真？中間一隻天然幾上供著一個牌位。諸葛錦定睛看時，卻寫著「都督大元帥岳公之靈位」。眾弟兄吃驚，也不解其意。

少停，店主人端正酒飯，同了小二搬進來。諸葛錦便請問主人家：「這岳公牌位為甚設在此間？」主人道：「不瞞諸位相公，相公是外路客人不避忌諱，這裡本地人卻不與他得知。小可原是大理寺禁子王德。因岳爺為奸臣陷害，倪獄官也看破世情回鄉去了。小可想在獄中勾當，賺的都是欺心錢，怕沒有報應的日子？因此也棄了這行業，幫著我兄弟在此開個歇店。因岳爺歸天，小子也在那裡相幫，想他是個忠臣，故此設這牌位，早晚燒一炷香，願他早昇天界。」諸葛錦道：「原來是一家人，決不走漏風聲的。」指著岳雷道：「這位就是岳元帥的二公子，特來上墳的。」王德道：「如此，小人失敬了！小可因做過衙門生意，熟識的多，再無人來查察，眾位相公盡可安身。但是墳前左右，秦太師著人在彼巡察，恐怕難去上墳，祇好待半夜裡，悄悄前去方可。」諸葛錦道：「且再作商量。」當日，弟兄七個在店中宿了一夜。

天明起來梳洗，吃了早飯。諸葛錦取出三四兩銀子來，對著主人家道：「煩你把祭禮替我們端正好了，我們先進城去探探消息，晚間回來，好去上墳。」王德道：「祭禮小事，待小的備了就是，何必又要相公們破鈔！」岳雷接口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勞動已是不當了！」說罷，就一齊出了店門。

進城來，一路東看西看，闖了半日。日已過午，來到一座酒樓門首經過，牛通道：「諸葛哥，我肚中飢了，買碗酒吃了去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也用得著了。」七個人一齊走進店門，小二道：「各位相公，可是用酒的？請上樓去坐。」眾人上了樓，揀一個乾淨座頭佔了。小二鋪排下酒東西，燙上酒來。七個人猜拳行令，直吃到紅日西沉。下樓來算還了酒錢，一路望武林門而來。

恰恰打從丞相府前經過，諸葛錦悄悄的對眾人說道：「這裡是奸賊秦檜門首。不要多言，快快走過去。」眾人依言，俱嘿嘿的向前走去。獨有那牛通聽了此言，暗暗自想道：「我正要殺這個奸賊，與岳伯父報仇。今日在此賊門首經過，反悄悄而行，豈有此理！待我進去，除了此賊，有何不可？」想定了主意，挨進頭門。此時天色已晚，衙役人等盡皆散去，無人盤問。遠遠望見那門公點火出來上燈，牛通連忙往馬弄內去躲。看見擱著一乘大轎在那裡，牛通就鑽進轎中坐著。直至更深人靜，牛通鑽出轎來，走至裡邊。門戶俱已關上，無處可入。抬頭一看，對面房子不甚高大，湊著牆邊一棵大樹，遂盤將上去。爬上了屋，望下一看，屋內卻有燈光。便輕輕的將瓦來揭開，撬去椽子，溜將下來，祇見一個人睡在床上，卻被牛通驚醒，正待要喊，牛通上前，照著他兜心一拳。那人疼了，一輒滾滾下床來，被牛通趁勢一脚踹住胸膛，一連三四拳，早已嗚呼了！

回頭看那桌上，卻有好些爆竹，牛通道：「待我拿些去墳上放也好。」就撈了幾□個揣在懷裡。將桌上燈剔亮了，四下觀看，滿房俱是流星花炮煙火之物。原來是秦檜的花炮火藥房，叫那人在此做造，施放作樂的。牛通罵一聲：「秦檜奸賊！萬代忘八！你在家中這般快活！我那岳伯父拚身捨命與金人廝殺，纔保全得這半壁江山，你方得如此快活。驀地裡將他害了性命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連墳都不許上！你若撞在我太歲手裡，活剝了你的皮，方泄我恨！」一面恨，一手將燈煤一彈，正彈在火藥中。登時烈焰衝天，乒乒乓乓，竟自燒將起來。牛通大驚，欲尋出路，卻被火煙迷住了眼目，正在走頭無路，□分著急，忽然一陣冷風，火中走出一個人來，叫聲：「牛公子休要驚慌，我來救你。」牛通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乃張保。」一手就將牛通提在空中去了。

那秦檜在睡夢之中聽得火燒，驚醒起來。說是花炮房失火，急喊起來丁眾人連忙救滅，祇燒了他兩間小房。祇道是做花炮的遺漏了火，以致燒死，那裡曉得是牛通放的。

且說後邊岳雷、諸葛錦一班小弟兄，出城回到店中，卻不見了牛通，岳雷大驚道：「牛哥不知那裡去了，如何是好！」諸葛錦就袖占一卦，早知其事，便道：「卦象無妨！我們且去墳上等他便了。」店主人便將三牲祭禮搬將出來，眾弟兄收拾齊備，著兩個夥計抬了，一齊出門，望棲霞嶺而來。到得墳前，不見牛通，眾人個個慌張。諸葛錦道：「你們不必心焦，即刻時辰已到，包你就來。」眾人正在不信，祇見空中跌下一人。眾人上前觀看，果然是牛通。眾人齊道：「諸葛兄果然好神算！」岳雷問道：「牛兄，你往何處去了？使我們好著急！在空中跌下來，不知何故？」

牛通將私入相府、誤燒火藥房、張保顯靈相救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韓起龍道：「也好，也好！雖未報仇，祇算先送個信與他。」眾人就將祭禮擺下，岳雷哭奠一番。眾人然後一個個拜奠。岳雷跪在旁邊回禮，□分悲苦，一陣心酸，不覺暈倒在地。奈良正在焚化紙錢，牛通心中想起：「我方纔在奸賊家裡拿得些爆竹在懷裡，何不放了？」便向胸前去摸將出來，歐陽從善一手就接過來，點上藥線就放。起龍、起鳳俱是後生心性，各人取來放起。一時間轟天價響起來。

那秦檜原差馮忠領三百名軍兵，在岳爺墳上左右巡察。如有人來私祭者，即便拿去究問。那馮忠在墳上守了許多日子，並不見有人來祭奠，因此把人馬紮住在昭慶寺前。這一晚，聽得花炮震響，恰正是這腳風色，連忙點起人馬，迎著風唳哨而來。諸葛錦道：「有兵來了，快快走罷！」眾弟兄俱望後山逃走！性急慌忙，卻忘了岳雷還睡在墳上。那馮忠趕到墳上，並無一人，但見擺著祭禮。再將燈火照著，卻見地下睡著一人，上前細認，與畫上面貌一般無異。馮忠大喜，便將來用繩捆了，放在馬鞍上，好不歡喜。吩咐三軍回營，離了岳墳，往昭慶寺而來。

來至湖塘上，岳雷已悠悠醒轉，開眼看時，滿身繩索，已知被人拿住，吃了一驚，不敢則聲。那馮忠得意洋洋，坐在馬上，來到一棵大樹旁邊經過，因樹枝繁茂，低遮礙路，把頭一低，在樹底下鑽過去。岳雷頓生一計，把雙腳鉤住在樹上，用力一蹬，馮忠、岳雷連人帶馬一齊跌下湖中。眾軍士見主人跌下水去，一齊上前撈救。忽然一陣陰風，將燈球火把盡皆吹滅。眾軍士毛骨悚然，烏天黑地，那裡去撈得，卻往四下裡去尋火。那岳雷跌入湖中，自分必死。忽見銀瓶小姐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，叫聲：「二弟休慌，我來救你也！」就把岳雷提在空中，再一陣風，將馮忠吹入湖心之中，吃了一肚子的清水，等得眾軍點了火去救時，眼見得不活了。

再說岳雷在空中如雲似霧，頃刻之間，已到了烏鎮。小姐道：「小弟小心，我去也！」岳雷睜開眼一看，卻在平地上，杳無人跡。在黑暗裡，一步捱一步，來到一家門首，門兒半掩，裡面透出燈光。

岳雷走上前去，把門一推，原來是老夫婦二人在那裡磨豆腐。岳雷叫聲：「老丈，望乞方便，搭救則個！」那老者出來，見岳雷渾身透濕，便問：「小客人為何這般光景？」岳雷道：「小子是異鄉人。因遇著強盜，劫了行囊，跌入河中逃得性命！有火借烘烘衣服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如此青年，也不該獨自一個出門。快進來，灶內有的是火，可坐的那邊去。」又叫婆子：

「你可去取件舊衣服，與他換了，脫下來好烘。」那婆子就取出乾衣來，與岳雷換了。岳雷感恩不盡，一面烘衣，一面問道：「老丈尊姓大名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漢姓張，本是湖州府城裡人氏。今年五十六歲，沒了兒子，我兩口兒將就在這烏鎮市上做些豆腐過活。不知小客人從何處來？因何遇了強盜？」岳雷假說道：「小子也姓張，湯陰人。因往臨安探親，在船上遇著強盜。」張老道：「湯陰有個岳元帥算得是個大英雄，虧他保全了當今皇帝，可惜被奸臣害了！如今還在拿他的子孫哩！」

兩人說說話話，不覺天已大明。張老舀了一碗豆腐漿，遞與岳雷道：「小客人，可先吃些擋寒。」岳雷謝了，接過來正吃，祇見兩個人推門進來，叫聲：「張老兒，有豆腐漿舀兩碗來吃！」張老舉眼看時，卻是本鎮巡檢司內的兩個弓兵，一個趙大，一個錢二。張老連忙舀兩碗豆腐漿遞去，掇條凳子，說：「請二位坐下。」二人一面吃，卻看見岳雷，便問張老道：「這個後生，是那裡的？」張老暗想：「衙門中人，與他纏甚麼帳？」就隨口答道：「是我的外甥。」趙、錢二人吃了豆腐漿，丟了兩個錢，走出門來。

趙大對錢二道：「從未見老張有甚麼親眷來往。我看這個人正與岳雷圖形無異，我們何不轉去盤問他個細底？倘若是岳雷，將他解上去，豈不得了這場富貴？」錢二道：「有理。」兩個轉進店中，問道：「你這外甥，卻是何處人？姓甚名誰？為甚往常從不提？」張老道：「他叫做張小三，因他住得遠了，所以不能常來看我。」趙大大喝道：「放你的驢子屁！你姓張，那有生甥也姓張！明明是岳雷，還要賴到那裡去？」岳雷道：「既被你們識破，任憑你拿我去請功何妨。」趙錢二分大喜，上前拿住，就叫隴地方左右鄰居俱到。趙大、錢二道：「這個是朝廷要犯，在此拿住。你們俱要護送，若有疏失，你們都有干係！」眾人道：「自然自然，我們相幫解去。」趙大道：「這張老兒窩藏欽犯，假說外甥，也要帶到衙門去的。」張老道：「他就是被盜落水，到此借烘烘衣服，實是不知情的。」錢二道：「不相幹，你自到當官去講。」不由分說，拖了他就走。張老著了急，便叫道：「二位不要囉唆。我家中銀子實沒有分文，祇養得一窩小豬在後頭，拿來奉送與二位。不要我到官，感恩不盡！」趙大、錢二還要裝腔作勢。地方鄰舍俱來替他討情，二人方纔應允，叫張老把小豬趕到他們家裡去。遂同地方等將岳雷解到巡檢司來。

巡檢是個蘇州人，如呂名柏青，最是貪賊刁惡之人，聽說是捉住了欽犯，連忙坐堂。趙大、錢二同著地方等一齊跪下，稟說是：「岳雷在那裡買豆腐漿吃，被小的們盤倒，故此協同地保鄰裡一齊擒獲。」巡檢道：「既是岳雷，自認不諱，不必審問，且將他鎖在後堂。連夜打起一輛囚車來，明日備文起解，你二人再來領賞。」又吩咐衙役去傳諭各鎮百姓：「說我老爺拿了岳雷，二分功勞，朝廷必然加官封爵。你們眾百姓須要家家送禮物慶賀。」衙役領命，忙忙的去做囚車，將岳雷囚了。又分頭去傳諭百姓，俱紛紛的來送禮不絕。

再說眾弟兄那晚上墳聽得人喊馬嘶，連忙往後山逃走，到僻靜處不見了岳二公子，眾人大驚道：「方纔二兄弟哭倒在墓旁，必然被人馬拿去了！如何是好！諸葛錦道：「列位不必著忙，我早已算定。我等且到烏鎮去，決然會著。」眾弟兄將信將疑，但都已佩服諸葛錦神算，祇得一齊回轉店中，取了行李，辭別了王德，連夜望烏鎮而來。

到得鎮上，已是申牌時分。眾人腹中飢餓，走進一個飯店來吃飯。但見市鎮上來來往往，也有拿著盒子的，也有捧著酒果的，甚是熱鬧。諸葛錦便問店小二道：「今日這鎮上有甚事情，這等熱鬧？」小二答道：「祇因本鎮巡檢呂老爺拿住了一個欽犯，叫做岳雷，要鎮上人家送禮慶賀，故此熱鬧。」諸葛錦道：「原來為此！那巡檢是我們的鄉親，也該去賀賀纔是。」便摸出了五六錠銀子，替店家回了一個封筒封好了，算還了飯錢，跟著眾人來到巡檢衙門。

那巡檢正坐在堂上，看著兩個書吏收禮登簿。諸葛錦等六人跟了百姓竟到堂上，見了巡檢，深深作揖，送上賀禮。韓起龍道：「我們六人俱是外路商人，在此經過。聽得老爺捉了岳雷，解上京師，老爺定然榮陞，故此湊得些賀禮，特來叩賀叩賀。但是商人們聽路人傳聞，說是那個岳雷腦後有一隻眼睛，不知果然否？」那巡檢一眼見那禮物沉重，好生歡喜，便道：「難得你們好意！一個人那裡腦後有眼的？豈不是妖怪？就囚在後堂，列位何不進去看看，倒是個好人品！」六個人七張八嘴道：「既是老爺叫我們看，也讓我們見識見識，極好的了。」

巡檢就叫衙役：「領他六位進去，看看就出來，不許眾人進去囉唆。」那六個弟兄那裡等他說完，遂一齊擁到後堂，叫聲：「岳雷在那裡？」岳雷看見眾弟兄俱來，便高聲道：「在這裡！」便把雙足一蹬，囚車已散，將手銬扭斷！眾弟兄各去搶根排棍竹片，亂打出堂來。祇見：雙拳起處雲雷吼，飛腳來時風雨驚。那呂巡檢見不是頭，慌忙要躲時，早被歐陽從善提起案上簽筒，望他頭上一下，可憐呂巡檢賀禮不曾收用分文，早已腦漿迸裂，死於地下。眾書辦衙役，祇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，四散飛跑！

眾弟兄打出巡檢衙門來，那些市鎮上人那個肯出頭惹禍，況又正恨著呂巡檢貪污，不願替他出力。趁著天已黑將下來，家家把門關上，由他七個人毫無阻擋，安然衝出市鎮逃走。走了二里餘，天已昏黑，舉眼一望，七個人齊叫一聲：「苦！」原來前面白茫茫，一帶汪洋！來到這個所在，不是天盡頭，卻是地絕處。真個是：茫茫大海無邊岸，渺渺天涯無盡頭。不知眾弟兄怎生脫離此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